

知识的发现与重复 利用、专业化和收益递增

——经济增长的一种解释

王廷惠

摘要：作为理解经济增长原因的专业化和收益递增现象，与知识的发现、利用和扩散有着密切联系。体现动态效率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本质上取决于知识的重新利用。经济增长的实际路径不可能离开企业家发现过程，正是受到利润机会激励的企业家不断发现、利用和扩散知识的争胜竞争过程，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知识发现 知识重复利用 专业化 收益递增 经济增长

20世纪前半叶，当经济学家将注意力由市场创造财富的功能转向资源配置功能时，经济学已经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拔，远离了探索财富增长源泉的思想传统。尽管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同时论及资源配置和财富增长内容，但是他对财富增长原因的探究毕竟占据主要地位，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必须解释的核心问题和基本事实。实际上，直到马歇尔（Marshall）时代（1842-1924年），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均衡经济学扩展至经济增长领域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象，这一研究脉络出现过三个主要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哈罗德-多马构建的增长模型。第二次高潮主要是索罗（Solow）将新古典总生产函数引入哈罗德-多马模型，大大提高了均衡增长模型的灵活性，但是仍然局限于稳态增长，抽象的索罗模型不过是对微观经济行为或者个人行动的复杂网络之总结（Steele, 1998, 66页）。第三个高潮是1980年代后期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因素扩展至索罗模型所引发的，被称为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这一模型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将技术进步内生处理，但是，为了能够保证得到精确结果，模型同时又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假设。内生增长模型仍然保留了所有均衡增长模型的大部分假设，仍然忽略了新知识的传递和运用问题，还回避了经济主体采取行动的激励结构问题，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新古典视野范围内（Choi, 1999, 58页），实际上是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幸和错误的转向，误导对经济绩效根源之研究工作。

不同于前述经济增长理论对知识问题的忽略，关注动态市场过程中知识发现、传递、扩散、创新、重复使用与专业化、收益递增之间关系的思想脉络，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工具。实际上，在将知识问题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脉络中，市场过程理论的努力更值得高度关注。在市场过程理论的语境中，知识分工背景下发现知识、传递知识和协调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作为发现过程的企业家争胜竞争，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

一、学习过程的动态效率与经济增长：知识发现与扩散、专业化与收益递增

知识分散和默示特点所导致的知识分工，意味着市场展开的过程能够从实践中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发现与学习新的知识，伴随着知识经验和学习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必然导致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产生规模收益递增效应。通功易事，竞争的企业家发现知识与扩散知识的市场过程，实际上是市场规模和市场深度不断扩展的过程，是专业化日益深化的过程，是行动主体不断建立知识优势和利用知识优势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通过学习的溢出效应、网络效应、外部效应不断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Groenewegen（1999, 237页）挖掘了联系斯密、马歇尔和杨格分析经济发展的思想纽带，认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研究技术、组织和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制度内涵以及强调知识和信息对于解释进步与变化的关键作用。

斯密之前的柏拉图、配第都注意了专业化、分工

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参阅杨小凯等,2000,9页)。斯密将劳动分工和生产率提高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解为国民财富的关键原因,已经注意到重复生产过程的学习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劳动分工、生产率提高、市场扩展和经济组织问题结合起来,解释了累积的经济进步。斯密清楚地认识到市场协调买卖双方供求匹配的作用,并且认为源自扩大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日益复杂性情况下,市场协调是协调劳动分工的有效机制,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经济发展舞台上的主角。斯密以制针业为例分析了收益递增过程,认为劳动分工和收益递增是经济增长的真正英雄,是财富增长的真正原因。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专业分工以及从干中学推动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会产生收益递增,分工深化又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扩大,因此,分工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经济进步的结果。斯密将日益加深的劳动分工产生的收益与市场的协调作用联系在一起,并且理解为竞争性市场过程最为关键的内容,^①同时强调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限制”和“看不见的手”的思想。

Babbage(1832,1835)在斯密劳动分工基础上,强调分工能够减少重复学习、减少学习时间和费用,并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在他看来,技巧是决定有效率公司最小规模的主要因素,大企业在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作用。Rae(1834)指出,分工可以节省原材料,提高生产工具的利用效率。马歇尔基于经验认识到收益递增和竞争能够同时并存,只要竞争是以自由进入加以定义的。^②英国经济学家杨格发展了斯密有关分工和市场规模之间关系的思想,不仅认识到了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还注意到分工能够扩展市场规模,通过分工——市场自我循环,能够实现经济增长(Young,1928)。杨格的分析注意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间接或者迂回生产方法的增长以及产业之间的劳动分工(Young,1928,529页),他还关注到产业组织变化过程和市场扩展所引发的产业革命。杨格总结了收益递增的三个机制,首先,他正确地认识到,单个企业或特定产业的规模变化,无法完全解释收益递增机制。日益加深的网络化产业分工和专业化,是实现收益递增过程的基本要素,必须把产业运行理解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注意到企业扩张、产业扩张和整体经济扩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其次,实现收益递增取决于日益加深的劳动分工,以及以迂回方式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力的经济;第三,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循环演进所产生的技术进步发挥了关键作用(Young,1928,539~540页)。

杨格将经济增长过程理解为分工深化、生产迂回环节增加、生产迂回方式演进、技术不断进步、产品价格持续下降、需求和市场不断扩展又导致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循环动态过程。由于强调分工在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正反馈机制中的作用,杨格定理又被表述为“分工一般取决于分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等学者自1980年代以来试图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和经济学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杨小凯等,2000,10~15页)。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提出了一个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交易成本将劳动分工与制度联系起来,通过引入角点解将分工和增长模型化,试图追寻分工驱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并加以发展。他们强调即使只有个人专业化过程中边干边学和分工网络的扩大,无需借助规模经济,也能够产生社会学习的网络效应。贝克尔和Murphy(1992)提出了分工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的新演化模型,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受协调成本限制,还受知识问题的影响,经济增长取决于协调分工的效率,取决于制度的有效运行。如果内部规则能够使人们形成正确预期,个人之间的知识交流就可能创造出一种共同优势,即社会成员之间依靠统一规则形成战略互动,从而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周业安,2000)。

专业化与收益递增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知识得以不断发现、积累、传递、扩散和溢出的动态过程,技术进步就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之间关系演化的结果。继承Rae(1834)关注事件发生过程中知识重要性的资本理论,门格尔已经注意迂回生产过程中知识的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维克(1912)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专业化意味着利用迂回生产方式^③,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个迂回的过程。庞巴维克认为,Rae对资本和生产的时间结构之描述、对自然事件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识有关的技术进步之分析,以及对时间偏好的研究,都有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在庞巴维克看来,产业的现实特征应该是经济主体在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合作。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切形式的资本(物质和人力资本),归根到底都是知识积累和蕴藏的方式。正是知识,以特殊方式固化在事先设计好的资本品中,根据力学、电学、光学、化学等等原理运作,从而节约了生产中单位产品消耗的活劳动,产生收益递增现象。所谓生产方式的迂回性,实质就是积累生产性知识所需等待的时间。可以认为,专业化的实质就是生产者知识结构的

专业化,也就是生产者积累其专业知识的过程(汪丁丁,1997),即每个人知道越来越多的关于越来越少的事情(everyoneknows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 BeckerandMurphy,1992)的过程。专业化经济就是分工经济,专业化过程使得社会能够节约技巧和知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新知识,投资能够产生以副产品形式出现的知识,通过从干中学或者边投资边学所产生的技术创新,能够突破收益递减。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是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复杂的社会分工网络对生产力的贡献,远远超过个人技能及其智商对生产力的影响。^④

阿罗也讨论了知识积累的收益递增性质(Arrow,1962),分析了资本品的溢出效应,强调知识积累的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递增。当新技术被固化在新的资本品中时,这项知识同时溢出到其他资本品的生产和运用过程,有助于提高所有新旧资本货物的生产率。罗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论文进一步发挥了阿罗的这一思想(Romer,1986,1990),注意到技术性知识的一个特征是非竞争性。一项新技术的传播成本几乎为零,这项技术可以为任何人运用,在提高他人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发现者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罗默证明,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递减生产函数,虽然个体水平上存在收益递减,但是由于普遍存在技术性知识的共享性和外部收益,总量水平上可能产生知识投入的收益递增性质。如果关注知识分工以及由于知识特性决定的人类知识沿时间和空间出现互补,互补性^⑤在知识运用中居于主导地位时,生产过程就能够显现为收益递增(汪丁丁,1997,2001)。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发现知识、使用知识、更新知识和扩散知识的市场过程。^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过程,而劳动分工演进是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而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有关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是互动和相互作用过程中企业家不断学习和试错的结果。这一过程中规模收益递增的源泉,包括了生产过程迂回程度的提高、新技术的使用以及组织的不断改进(Simpson,2000,128页)。最重要的是生产过程迂回程度的提高,就是市场过程中企业家不断受到利润激励,发现、利用和扩散新知识的动态过程。由于市场过程是一个经济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企业家通过通功易事竞争发现和扩散新知识,一方面导致知识分工和专业分工日益深化以及市场自身的不断扩展,另外一方面

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

二、知识的重复利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仅仅反映了技术层面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仅仅关注企业的生产和成本函数特征,萨缪尔森曾经简单提及其他可能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包括企业利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以及大规模生产导致专用资本设备的集约使用、自动化和快速完成简单、重复性任务等等具体情况。^⑦Langlois(1999,241页)认为,新古典框架内对规模经济处理最适当的是Lipsey和Courant(1995,178~179页),他们注意到斯密的劳动分工、大而专用的机器以及固定成本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规模经济。实际上,更为复杂的规模经济出现的历史过程包括了与知识发现和传递有关的学习与要素替代。

Nelson和Winter(1982)基于有限理性和分散知识提出了惯例概念。惯例是组织中可以重复的活动方式,企业以日常惯例为基础,包括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惯例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解决方案。一个组织活动的惯例化,成为储存该组织专门操作知识的最重要形式。企业制度的基础是惯例,惯例演进导致企业制度演进。惯例具有知识属性,是知识发现和扩散的结果,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存在于组织记忆之中,是组织内部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也是合作的源泉(NelsonandWinter,1982)。当行为人处于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就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只要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成为共享知识的时候,就能够成长为制度(Schotter,1981,11页)。演化经济学中的惯例实际上是知识发现、利用和传播的结果,企业内部形成的惯例是组织内部重复使用特定知识的产物,支撑着企业的日常活动。

在马歇尔那里,收益递增不是知识和组织给定背景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纯粹技术关系,而是劳动力和资本增长促使产出以更高比率增长,原因在于增加投入过程产生了知识和组织变化。^⑧阿尔钦试图调和主流框架中的静态规模经济与动态学习效应。^⑨注意到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Alchian(1950)强调企业知识积累及其适应、模仿和试错活动对企业竞争行为的作用,将规模经济理解为累积产出函数的学习经济。技术变化和边干边学会产生规模经济现象,实际上,劳动分工和机械生产的大多数收益本质上都源于学习曲线效应,并非新古典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学习曲线效应的产生有两个主要

原因,一个是灵巧程度日益增加,使得经济主体能够学习如何提高人类和机器效率以及如何将人和机器更为有效地联系起来。另外一个原因是管理费用可以由更多的产出单位分担。^④调整管理功能、生产安排、工作设计和物流控制、现场学习和物理技能都会通过学习曲线效应,产生规模经济现象。学习曲线效应是发现和消除问题的结果,与知识的增长有关(VonHippelandTyre,1995)。

知识增长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本质上就是学习经济。这一意义上单位成本下降所依赖的规模并非产出率的函数,而是累积产出的函数。Langlois(1999)深入分析了知识重复利用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即使是纯粹技术原因产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现象,大多数归根到底都可以理解为知识的重复利用。Langlois(1999,247页)认为,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核心思想是非凸性或者分担管理费用,实际上规模经济与知识增长过程有关。企业组织专业化生产实质上就是企业内部知识积累的过程,企业是促进组织知识和能力积累以逐渐拓展其生产领域的特殊机制(Penrose,1959)。纳尔逊和温特也认为,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限制是知识和能力约束。企业是一个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内生长过程中形成的核心知识和能力。企业内部的知识积累过程表现为两个相互渗透的方面,个体专业化知识积累和共同知识的积累,内生的知识与能力的积累是企业成长及其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专业化生产中的知识积累和知识重复使用,表现为企业组织惯例化的过程,惯例表现为对改进效率有益的经验、技能和技巧的记忆,是长期知识积累和知识反复使用过程的结果,惯例化是企业组织知识的积累过程,惯例是长期知识积累,尤其是经验性、默示性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非凸性存在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标准化,标准是重复使用的知识,源自随着产出增加而展开的学习过程。生产过程不仅受到市场范围影响,而且受到市场范围可预测性的影响。更为广泛劳动分工和大规模机器生产要求提高可预测性,生产日益程序化。标准化生产与程序化生产是一致的。实际上,用资本密集技术取代劳动密集技术是重复使用知识的一种方式,生产范围的扩大和可预见性的增加所产生的标准化,使得同样知识能够反复用于更多单位产品的生产。这样,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因为创造知识的固定成本高,将知识传递给他人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正是这种能够重复使用的模板知识导致连续单位生产的边际成本极低

(Langlois,1999,249页),这一类型的生产知识有别于新古典文献中的生产知识。Nelson(1992,61页)还注意到他称为一般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广泛使用和用户有着密切联系,因而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产生收益递增现象,推动经济增长。

新古典意义的范围经济同样与非凸性或者分担管理费用有关。比如地域临近的蜜蜂和苹果生产,能够更节省成本。标准化和知识的重复利用是范围经济的重要源泉。知识的重复使用能够同时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是知识增长过程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是知识增长和学习积累的结果。规模经济情况下,一部分知识由很多产出共同分享,而在范围经济情况下,一部分知识是在几种有所不同的产品之间共享(Langlois,1999,251页)。不同产品分享现有知识,是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理论基础,虽然Penrose(1959)认为企业多元经营的原因在于拥有过剩生产能力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过剩资源也许就是管理能力,能够用于扩展新的业务领域。Richardson(1972,888页)也指出,企业多样化经营的原因在于存在能够用于相关领域的现成组织知识、经验和技能,即具备重复使用知识的能力。在重复使用知识形成惯例和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不断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在现有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企业组织专业化生产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高是一个知识和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以治理结构和技术进步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和知识创新,更是企业成长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如果将企业家发现与知识扩散、专业化、收益递增、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现象联系起来,并且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扩展到生产与消费空间聚集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边界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知识增长与扩散现象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果。

三、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和真正源泉：企业家发现和利用知识的争胜竞争过程

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企业或者资源所有者的决策,是在确定的客观函数和一系列资源约束,并且知道将资源转换成为目标的技术或经济条件框架内进行的,没有企业家存在的余地,^④实际上就排斥了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关注和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卡森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对企业家行为的认识,建立在信息不完全和交易成本的基础上,综合并扩展了奈特、熊彼特和柯兹纳等学者的思想,将

企业家定义为“协调稀缺资源时作出判断和决策的专家”(Casson,1982,23 页),构建了经济动态过程一般理论的一个微观框架,局部程度上脱离了完全知识和均衡的新古典假设。在市场过程理论看来,这意味着不确定性能通过搜寻信息得以减少(Casson,1982,119 页)。另外,认为企业家能够训练或者至少事先可以挑选和指导,通过判断的科学或艺术,企业家或多或少能够取得成功,这种认识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市场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家推动的知识发现和利用的动态过程。建立在人类行动公理基础上,要理解真实世界的市场,只有在真实时间维度内关注人类不可避免的无知,才能真正清楚地解释企业家竞争竞争的发现过程。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作用是市场过程理论将市场理解为一个过程的理论钥匙(Kirzner,2000,12 页),也是理解经济增长现象的关键。米塞斯的人类行动不同于罗宾斯的配置决策。米塞斯的人类行动概念,包含了每个人都是企业家的思想。在他看来,有目的的行动主体都是企业家。^②市场过程理论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确定框架,人类必然生活在没有尽头的、开放的世界里。从这一意义来理解,每个人确实都是企业家,所有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企业家能力和创业特征。^③

米塞斯视野中的企业家,是认识到“已经做的和能够做的之间存在差异的那类人”(1949,336 页),他们精明、理解迅速而且富于远见(Mises,1949,328 页),对潜在利润机会具有天生的敏锐和警觉,是迄今为止尚未注意到的机会之潜在发现者(Kirzner,2000,48 页)。企业家“意味着随着市场数据变化而采取行动的人”(Mises,1949,255 页)。只要经济机会的有用信息仍然没有被发现,就会有人采取行动。完全无知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全然无知,人们永远都不知道无知的程度和范围。全然无知是发现的源泉,是理解纯粹利润的关键,也是理解市场过程和市场功能的关键。只要存在无知,就存在利润机会,就意味着存在更多的交易机会,就会生产不同的商品,运用更好的技术,采用更好的组织形式。受到利润机会刺激去发现和实施更好行动的人,就是市场过程中的企业家。企业家是对以前不知道的利润机会极其敏感并采取行动的人。米塞斯在这一意义上提到企业家时,他不是指资本家或工人、管理人员或雇员、生产者或消费者,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个人所具有的特定功能和特征。任何生产者、消费

者或资源所有者,只要对变化采取行动,或多或少都是一个企业家。^④企业家是在利润驱动下,对别人发现之前的市场机会保持警觉的人。企业家事先注意到消费者明天和今天的无差异曲线是不一样的,明天的生产者等产量曲线也不同于今天。企业家发现与迄今为止仍然不为人知的利润机会有关,不同于新古典意义上的成功搜寻,后者与有意识地生产已经知道缺少的信息有关。

每个人相对他人而言,对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非科学的、未经组织的知识具有优势,这种知识只有在拥有这些知识的人对存在事实警觉时才能被用于指导行动。这些知识对个人是独特的和未知的,直到它具有激励去注意。被认识到的利润就是激励,行动理由是基于人类行动公理。知识分工基础上的人类出于改善自身处境而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知识和扩散知识的企业家过程。由于人类行动的目的是改善自身最近处境,人类就倾向于发现机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创造机会。在 Shackle(1972,364 页)看来,选择和人类决策是富有原创性想象力的艺术,企业家在现有情形中注入了新知识、新预期、新想象和新梦想,所以必须拒绝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均衡基础对市场现象所进行的解释。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分析人的行动,分析过程(Mises,1949)。市场是一个不断矫正的过程,受到企业家行动推动并且由积极的企业家抓住利润的行为构成。企业家必须不断发现小环境,以确保在争胜竞争中能够成功。^⑤企业家行动受到利润机会的激励,企业家是对利润机会敏感的人。市场过程是连续的矫正过程,受到积极主动的企业家抓住利润机会的驱动。对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机会予以鼓励性报酬,这一意义上的利润激励(Kirzner,1985,29 页),才是市场过程理论真正关注的。价格体系在企业家发现程序中的作用,是提供发现利润机会的激励。只要存在无知,就会出现非均衡价格。非均衡价格提供了利润机会,吸引了机敏企业家的注意力。抓住市场机会成为企业家表达发现资源的正确价值之方式。企业家发现产生的创新,不只局限于技术改进,还包括管理方法、公司文化和组织学习等方面的改善。跨时期的、将来导向的人类行动,即市场企业家还必须具备直觉、梦想、想象力、远见、创造力、判断力和发现新事物等个性和品质(Kirzner,2000,60 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这些人类行动特征对于创造将来十分重要。

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家,只有与其他企业竞争而

且能够更成功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他才能获取预期利润。竞争过程与企业家不可分离,企业家争胜竞争捕捉利润机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客观上就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企业家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与知识的动态过程,市场是知识分工背景下处于无知状态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发现新知识的复杂过程。在市场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个人和组织不断受到激励发现更新和更好的行事方式,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相互竞争的企业家竞相采取并模仿更为成功的做法。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推动力量,争胜竞争的企业家行动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企业家不断发现、交流和利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持续解决分散知识有效利用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企业家解决知识问题的动态市场过程,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Steele,1998,53页)。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理论,只能是将增长追溯到经济中个人决策的理论。企业家是产生经济增长的人类行动因素,企业家发现和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企业家和市场企业家赖以生存的制度前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②⑥}

实际上,真实时间过程中企业家不断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的过程,就是知识得以发现和传播的过程。这一企业家推动的过程必然内生出专业化和收益递增,伴随着争胜竞争企业家过程的必然现象就是经济增长。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与知识的重复利用有关,当知识在不同层面上得到广泛重复利用并且在传递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激发新知识出现时,客观上就推动了经济增长。在真实时间流淌的过程中,人类具有不可避免的无知,整个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只能是争胜竞争企业家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这样,有效率的制度应该能够充分释放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启动企业家发现与利用利润机会。

注释:

虽然古典经济学未能真正对经济发展问题形成系统和综合的理解,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深邃思考。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冷漠,也许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边际革命(Demsetz,2000,71页)。

如同斯密、马歇尔认为经济理论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是进步或变化。斯密和马歇尔都将研究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看作是经济理论的主要目标。

哈罗德和多马的增长模型严重依赖新古典生产函数,未考虑制度变化和其他资源禀赋变化的情况。在他们看来,

增长的源泉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供给的增长,忽略了技术、制度和其他禀赋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差异显然能够改变边际倾向以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均衡增长模型仍然没有新产品、新生产过程、发现新矿藏或者矿藏衰竭、开拓新市场或者旧市场消失的情况,也没有税收和政府,没有关税、配额和运输成本。均衡增长理论实际上假设所有经济主体能够自由交易,产权结构和制度框架没有多大关系,一般情况下不存在实现交换潜在收益的壁垒,而且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实际经济却远非如此,相反,正是远离均衡模型的现实因素决定了经济绩效。

包括更加不现实的资本规模收益不变和无限时际最优优化(infinite-horizon 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假设,后一假设只是将传统静态均衡模型的完全知识假设扩展至有限的将来(Simpson,2000,37页)。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作为公共物品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倾向于导致知识供给不足,因此需要政府在长期视野内进行干预,为政府政策运用从需求方面延伸到供给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诺斯和托马斯等学者批评了将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因为获取人力资本本身就是财富增长的实例,仍然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North,1990; North and Thomas,1973)。如果人力资本、特殊技能或者新技术是增长的关键,如何解释国家之间积累水平差异呢?

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或新奥地利经济学承袭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传统,主要是在美国得到发展的奥地利学派思想,领军人物包括哈耶克、柯兹纳、拉赫曼等思想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奥地利学派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边际主义、效用对需求及市场价格的影响、机会成本以及消费和成本的时间结构有所不同,现代奥地利学派更加关注真实时间中的市场过程。从1930年代开始,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研究方向开始有别于主流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到了1950年代,米塞斯和哈耶克建立和发展了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方法,强调真实时间视野中知识的作用和市场均衡过程的发现作用,将企业家看作是市场过程的动力。本文更倾向于用市场过程理论表述这一思想脉络,目的是为了强调其关注市场过程的核心特征。

哈耶克认为,“劳动分工曾经是经济学出现以来的主要问题,知识分工几乎被完全忽略掉了,尽管在我看来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真正问题就是知识分工问题。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多人的自发相互作用如何展开的,每个人仅仅具有零散知识,结果却出现这样的状态,价格能够对成本作出反应,仿佛是具有所有个人整体知识的人有意识之产物”(Hayek,1937,49页)。

与收益递增现象有关的核心现象包括互补性、知识过程(学习、认知、体验)、创新、不确定性、企业家能力和管理艺术的必要性、超额利润与超额亏损的可能性、不完全竞争、正的交易费用以及制度分析的必要性(汪丁丁,2001)。Simpson(2000,128页)将规模收益递增的源泉总结为三个,一是生产过程迂回程度的提高,二是新技术的使用,三是连续的组织改进。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其他两个取决于生产过程的迂回程度。专业化和生产率提高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所以斯密反对限制自由贸易的做法。贸易自由化实际上能够通过市场规模的拓展超越国内市场的限制,因而提高国内的收入水平。

1831年大主教Whately建议用catallactics代替政治经济学一词,以解释市场秩序(参阅《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Rothbard,“交易学”,1996,409~410页)。这一建议得到米塞斯的采纳,在《人类行动》一书中,他将交换过程的研究定义为catallactics。Catallactics来自希腊语katalaltein

或 katalassein,意思是自愿互惠“交换”,“化敌为友”,“被团体所接受”。自愿互利的交换 (catallaxy) 与经济不同 (Hayek, 1976,108 页;Mises,1966,232 ~ 234 页;Hayek,1988,111 ~ 112 页),经济由复杂活动组成,是根据不同计划在相互竞争的不同目的之间配置给定手段的问题。而通功易事是无数相互交织的经济构成的网络,市场不是由单一目的支配,而是满足所有独立个人各自独立和不可比较的目标。在市场过程理论看来,市场经济应该是实现通功易事效率的经济。演化经济学也认为,大量知识来自通功易事,它不仅是指狭义上的产品交换,还包括与他人相互交往以及知识、思想和资产的交换。通功易事概念强调三个要点:一是交易的自愿性或者非强制性;二是交易的互利性;三是交易的过程性质(参阅柯武刚、史漫飞,2000,279 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市场机制的理论就是通功易事学(哈耶克,2000,301 页)。

⑪Loasby(1996)指出,斯密那里实际上已经有了企业家的萌芽,并且已经关注作为经济进步过程一部分的知识之增长。

⑫Groenewegen(1999,231 页)认为,马歇尔经济学具有某种双重特征,一方面其理论框架是建立在不同时期供求竞争性均衡基础上,另一方面他又将演化经济学经济组织的适应性特征观点纳入分析框架,用以解释经济进步。

⑬门格尔将生产过程理解为与商品之间因果联系有关的互补活动组成的链条,他将直接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称为消费品,间接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为生产商品。追随 Rae 的思路,门格尔将经济发展理解为日益理解事物与人类福利之间因果关系,以及对影响人类福利的条件日益控制(Ravix, 1999,82 页),技术进步也取决于知识积累和知识增长。资本主义经济运用资本的生产方法,庞巴维克称之为“迂回”的生产方法,强调资本和生产的结构。庞巴维克强调资本由不同等级的互补商品组成,生产并非表现为平滑的要素替代过程。庞巴维克认为,越是有效率的生产方法越间接,它们不仅仅利用自然遗产生产最终产品,而且生产机器、建筑、原材料等经济学家称为资本品的生产工具,用以生产我们所需之产品。如果花费时间编织渔网,而不是用双手直接抓鱼,荒岛上的鲁宾逊·克鲁索会吃得更好。渔网是一种资本品。迂回或者间接生产方法的发展,致使在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专业化生产企业,资本主义经济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这一迂回方法。实际上,分工、迂回生产方式、专业化、知识积累与扩散、技术进步、收益递增、经济增长在这里得到统一。显然,追随这一思路,如果政府设置市场进入壁垒,不存在私人自由创业,缺乏发达的自由资本市场、自由劳动市场和自由价格,人们只能局限于在直接生产性活动中改进效率,改进效率潜力最大的迂回生产活动无法得以展开,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

⑭杨小凯定义的生产过程迂回程度,是指如果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两个产业之间为一个环节,环节的数目就是迂回程度(杨小凯等,2000,146 页)。实际上,这一思想基本上承袭了 Rae、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思路。

⑮知识分工前提下,互补性实际上与外部性存在必然联系。产业内相互联系和供求的互补性,使得外部性、公共物品、知识问题交织在一起,并且通过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聚集经济表现出收益递增的非新古典特征,体现出经济增长的前景。Rosenstein-Rodan (1966)也注意到生产要素、有关变量及经济结构或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性,即互补性,互补性是外部经济现象的一个特例。

⑯分工和专业化过程,既是从干中学的过程,同时还是在歇中忘的过程(布坎南,2002,27 页)。专业化过程必然导致知识问题日益重要,绝对不容忽略。也许可以将专业化过

程理解为知识不断发现、积累、更新、利用、扩散的动态复杂过程,人们既可以通过干学习到专业知识,同时也会因为不参与某种物品或某个环节的生产而忘记别的生产技术或相关知识。这样,可以增加解释收益递增、惯例形成、路径依赖、锁定、沉淀成本、退出成本等等现象的角度。

⑰规模经济与规模收益递增是相互联系的思想,但是两个概念不尽相同。Scherer(1992)认为,规模收益递增是生产函数中的投入和产出关系,规模经济是单位成本和产量之间的关系,规模经济概念更具操作性。

⑱Loasby(1989,52 ~ 53 页)曾经大发感叹,认为现代马歇尔经济学已经不是马歇尔本意的经济学了,这在分析收益递增时尤其突出。

⑲他对飞机机身产量对成本的影响进行的研究表明,确实存在学习曲线。阿尔钦注意到,机身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平均成本似乎仅仅是累积生产单位的数量之函数。实际上,正如斯密和马歇尔所理解的那样,规模经济与通过经验所产生的学习效应有关。

⑳Clark(1923)将这类费用称为间接成本,是指不能直接而明显地体现在特定产品或业务活动上的费用,具有共同成本或联合成本的涵义。

㉑将企业家纳入经济理论框架的努力体现在以熊彼特(1934)为代表的创新理论中,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均衡;以奈特(1921)为代表的确定性理论,认为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内分工和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以卡森(1982)和莱宾斯坦为代表的市场失效理论,卡森认为信息不完全和交易成本使企业家通过建立企业发挥自己的信息优势,莱宾斯坦则认为企业家作用在于克服 X-低效率。最为重要的努力是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提出的企业家理论,将企业家看作是发现的主体和推动市场过程的动力。企业家理论着眼于经济结构和过程的分析,代表了未来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方向(Dow,1997)。

㉒从 1940 年以后,米塞斯才清楚定义了经济主体概念,经济主体是指企业家,不同于新古典框架里的经济人。

㉓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家在提到企业家时,进入视野的不是人,而是特定的功能。所以,任何对变化作出反应的生产者、消费者或资源所有者,都或多或少是企业家。在个人水平上,消费者总是试图寻求有利交换条件。但是在现代产业经济中,企业家活动成本,激发潜在收益的成本,更通常地是由资源所有者、生产者和中间产品消费者来承担,而不是由最终产品消费者实施。在静态和市场数据变化的动态情形下,倾向于由企业竞争性价格调整,根据它们对提供商品的估价,最终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或不购买。最终消费者在搜寻更好的贸易可能性时,是企业家。但是,在消费者从许多机会中选择时,更多的努力是由企业完成的。企业家搜寻消费者比消费者寻找企业更为积极。经济越复杂,可以得到的商品和服务品种越多,更是这样。消费者只是在有限时间内进行企业家式搜寻,而购买机会持续增长,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角色是由生产者承担的。

㉔米塞斯提到这一意义上的企业家时,他不是指资本家或工人,管理者和雇员,生产者或消费者,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

㉕Alderson, W., 1958. "Marketing Behaviour and Executive Action," in Reekie, W. D., ed., 1985. Markets, Entrepreneur and Liberty: An Austrian View of Capitalism.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p. 118.

㉖理解企业家发现过程是理解经济增长现象的关键,以致于 Kirzner(1985,81 页)认为,经济增长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家发现经济学。

参考文献:

1. 布坎南:《财产与自由》,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中文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 汪丁丁:《知识沿着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载《经济研究》,1997(6)。
5. 汪丁丁:《互补性、概念格、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载《经济研究》,2001(11)。
6. 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 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载《经济研究》,2000(5)。
8. Alchian, A.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pp.211-221. in Witt, U. ,ed. ,1993.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pp.65-75.
9. Alchian, A. A. ,1959. "Costs and Output," in M. Abramovitz, et al, eds. ,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3-40.
10. Babbage, C. ,1832.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4th Enlarged Edition of 1835, Reissued in 1977, New York: M. Kelly.
11. Becker, G. S. and Murphy, K. ,1992.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4) ,pp.1137-1160.
12. Casson, M. ,1982. *The Entrepreneur: An Economic Theory*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3. Choi, Y. B. ,1999. "Conventions and Learning: A Perspective on the Market Process," in S. C. Dow and P. E. Earl, eds. ,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Knowledge: Essays in Honour of Brian J. Loasby*, Vol. I.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pp.57-75.
14. Demsetz, H. ,2000. "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 in C. M. G. , ed.,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 Edward Elgar, pp.69-87.
15. Dow, S. C. ,1997. "Mainstream Economic Methodolog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1 (1) ,pp.73-93.
16. Groenewegen, P. ,1999. "Perfect Competition, Equilibrium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at Wretch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creasing Returns," in S. C. Dow and P. E. Earl, eds. ,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Knowledge: Essays in Honour of Brian J. Loasby*, Vol. I.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pp.225-238.
17. Hayek, F. A. ,1937.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Economica*, 4 (13) ,pp.33-54.
18. Hayek, F. A. ,1976.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 Kirzner, I. M. ,1985.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m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 Kirzner, I. M. ,2000.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rket: Essays in Austrian Econom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1. Langlois, R. N. ,1999. "Scale, Scope and the Reuse of Knowledge," in S. C. Dow and P. E. Earl, eds. ,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Knowledge: Essays in Honour of Brian J. Loasby*, Vol. I.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pp.239-254.
22. Lipsey, R. G. and Courant, P. N. ,1995. *Microeconomics*, 11th ed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3. Lucas, R. ,1988. "On the Mechanic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1) ,pp.3-42.
24. Mises, L. Von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rd edn,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Available at: <http://www.mises.org/humanaction/pdf/humanaction.pdf>.
25. Nelson, R. R. ,1992. "What is 'Commercial' and What is 'Public' about Technology, and What Should Be," in N. Rosenberg, R. Landau and D. C. Mowery, eds. , *Technolog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57-71.
26. Nelson, R. R. and Winter, S. 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7.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North, O. Z. and Thomas, R. P.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 Penrose, E. T. ,1959.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30. Rae, J. ,1834. *Statement of Some New Principles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issued. New York: M. Kelly, 1964.
31. Richardson, G. B. ,1972.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Economic Journal*, 82, pp.883-896.
32. Romer, P.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 ,pp.1002-1137.
33. Romer, P.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pp.71-102.
34. Schotter, A. ,1981.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 Simpson, D. ,2000. *Rethinking Economic Behaviour: How the Economy Really Works*. London: Macmillan.
36. Steele, C. N. ,1998.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in P. J. Boettke and S. Ikeda, eds. ,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Volume 5. Stamford, Connecticut: JAI Press, Inc., pp.51-84.
37. Von Hippel, E. and Tyre, M. J. ,1995. *How Learning by Doing is Done: Problem Identification in Novel Process equipment* *Research Policy*, 24, pp.1-12. Available at: [http://www.mit.edu/people/evhippel/Learning%20by%20Doing%20\(1995\)%20.pdf](http://www.mit.edu/people/evhippel/Learning%20by%20Doing%20(1995)%20.pdf).
38. Yang, X. and Borland, J. ,1991.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3) ,pp.460-482.
39. Young, A. ,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38, pp.527-54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理论
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875
广州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广州 510070)
(责任编辑: N)